

都市的语言与大都市的语言

我一步也没踏进那儿 [凯旋纪念塔的漫步廊大厅]。
我很害怕在那里又看到会让我回想起以前在年老的伯
母家客厅里看到过的书的插图的描写。那是但丁的
“地狱篇”的豪华本¹。

一 本雅明和语言

在《论语言和人类的语言》(1916)中,本雅明在指出万物均跟语言有关后,说人的独特的功能在于给事物命名,从而“把事物的言语翻译成人的语言”²。那是听取想要传递自己的事物的无声之声。这个作用不是诗人所独有的,而是人类的存在理由。“正是为了拯救这个自然 [自然不能说话],跟通常人们认为的不一样,在自然里面存在着的不仅有诗人,而且还有**整个人类**的生存和语言”³。此处可以看到本雅明所经常提及的约翰·葛尔克·哈曼的语言论的影响。哈曼曾这样说过:

“您说吧,我看着您”——这个愿望因创造而得以实现。创造者,乃是通过被造物向被造物讲话。“的确,这一天把语言传到另一天,是因为这一夜把知识传到另一夜”。那句暗语传遍四处各地,不管是何种

1. 本雅明《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柏林的幼年时代》,《本雅明选集3》,筑摩学艺文库,1997年,484页。
2. 本雅明《论语言和人类的语言》,《本雅明选集1》,筑摩学艺文库,1995年,26页。
3. 同上,33页。黑体强调为原作者所加。

方言，都可以听到。——然而，无论责怪（在我们内部或是外部）存在于何方，除了自然中乱而又乱的诗句，或者是“被砍入的诗人的肢体”以外，什么都没有留给我们用。收集的事情委托给学者，解释则交给哲学家，模仿他们的或是更大胆地说——把它们搭起来的是诗人，各自都有自己的职分。

叙述就是翻译。——从天使的语言到人的语言。换言之，思想译成语言、事物变为名称、形象则译成符号。所谓符号，是诗性的，也就是不可翻译的；历史记述的，也就是象征性的或是象形文字性的东西，——或者是哲学性的，也就是叙述特征性的⁴。

“叙述就是翻译”，在哈曼的这句话面前，哲学家和诗人都只不过是作为一种“被委派的职分”的翻译而已。在这个延长线上，我们来重读一下本雅明的《翻译者的使命》（1925年）吧。本雅明说应该严格区分“翻译者的使命”和“诗人的使命”：

翻译的目的跟创作的不同，它不仅是要从用其它语言书写的一个个艺术作品出发，追求一个语言的整体，而且它还有其自身的别的目标。换言之，诗人的志向是朴素的、原始的、直感（直观）的志向，而翻译者的志向则为派生的、终极的、理念的志向。因为把多数语言统合为一个真正的语言这一宏大的动机充满了他的工作⁵。

翻译者跟创作的诗人不同，他必须拯救语言。本雅明说“在自己的语言里拯救被囚禁在异质语言内部的纯粹语言，把囚禁在作品中的东西通过语言置换（改变）解放出来，这就是翻译者的使命”⁶。话虽如此，这个拯救绝非易事。翻译者面对的是复数个活着（Überleben）语言，是不一样的时间性。因此，为了捕捉其它语言中所企望的东西，翻译者就需要具备历时性（diachronic）

4. Johann Georg Hamann, *Aesthetica in nuce*, Gesamliche Werke, Zweiter Band, pp. 198–199. 川中子义胜译《北方的博士·哈曼著作选》上，冲击社，2002年，119–121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5. 本雅明《翻译者的使命》，《本雅明选集2》，筑摩学艺文库，1996年，401–402页。
6. 同上，407–408页。

的感觉，也就是迈向“历史的弥赛亚式末日”⁷的感觉⁸。

二 都市的语言——从但丁到波德莱尔

那么翻译者的使命在“现代”完成了吗？对寓言而言，“历史的弥赛亚式末日”不是在未来，而是在“现在·这里”实现的。而且，对波德莱尔来说，“现代”一方面是欠缺未来⁹，另一方面是跟古代对应¹⁰的寓言式的“现在时”。尽管如此，十九世纪的翻译（包括诗）的语言，跟以前的翻译的语言条件不同¹¹。

我们确认一下，对本雅明而言，“翻译的语言”应该通过“打破自身语言的腐朽了的栅栏”而被重新发现¹²。在此提到许多“扩大了德语极限”的人的名字，较早朝这个目标自觉地努力的人是但丁吧。但丁在写《神曲》前写了《俗语诗论》（1304年），论述了新的都市语言。

意大利人的工作中，比任何东西都高贵的标志，是不属于任何都市，却是所有都市共同的东西。在这个标志中有一直追求的俗语，它向所有都市发出芬芳，却不生息于其中的任何地方。不过，在某一个城市比其它城市要更加芬芳却是可能的¹³。

对但丁而言，跟诗的语言相配的高贵的俗语是都市的语言。就如同先前所引用的那样，它是“不属于任何都市，却同时又是所有都市共同的”，是在还

7. 同上，398页。
8. cf. “他了解自己的时代跟以前的某个特定时代相遇的状况，从而他把现在的概念作为混入了弥赛亚式时间的片段的‘现在时’来赋予根据”（《关于历史的概念》，《本雅明选集1》，664页）。
9. cf. “波德莱尔不是悲观主义者，因为对他而言，未来是被禁止的”（本雅明《中央公园》，1938–1939），《本雅明选集1》，360页。
10. cf. “古代和近代的对应是波德莱尔的唯一一个构成原理性历史构想。它排斥辩证法式的历史构想”（同上，394页）。
11. 那不仅是中世纪寓言和近世寓言的区别（本雅明《寓言和巴洛克悲剧》，请参照《本雅明选集1》，203页），而且也是近世寓言跟现代寓言的区别的问题。“巴洛克的寓言是只从外部看尸体，而波德莱尔还从内部看”（《中央公园》，405页）。
12. 《翻译者的使命》，408页。
13. 但丁《但丁俗语诗论》，岩仓具忠译注，东海大学出版社，1984年，61页。

原了植根于某特定都市的自然性的基础上被发现的新的都市语言。那是植根于孩子通过模仿来学习的语言活动，并将其筛选后经过还原而被发现的都市的语言。这种都市的语言不存在自然主义。

不仅如此，对本雅明来说，波德莱尔是继承但丁的人。我们看看“拱廊论”的笔记就可以知道，本雅明收集各家的词语来分析两者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从阿尔贝尔·蒂波德作品引用的一节吧。

波德莱尔的哲学性、文学性……天主教需要居于神和恶魔之间的中间性场所。“冥府”这个标题显示了波德莱尔的各诗篇的那种地理性位置关系，从而使波德莱尔所要规定的各诗篇之间的顺序更加容易懂了。他的顺序就是某个旅途的顺序，就是第四旅游的顺序，即但丁的“地狱”、“炼狱”、“天国”之后的第四旅途。换言之，翡冷翠的诗人被巴黎的诗人继承了¹⁴。

作为“翡冷翠诗人”继承人的“巴黎诗人”波德莱尔。如果按照这个谱系学，我们可以说波德莱尔也是都市语言的继承人。然而，跟被从翡冷翠驱逐出来后在意大利各城市流亡的但丁不同，波德莱尔回到了巴黎，在巴黎里面流亡¹⁵。巴黎已经不是一个城市，十九世纪的“近代”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巴黎是个“大都市”。那么，跟都市语言不同的大都市的语言，它又是怎样的呢？

三 大都市的语言——关于流亡

巴黎里面的流亡者是漫步者。

因忧郁而培养出来的波德莱尔的天份，是种寓言的天分。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才首次成为抒情诗的对象。这个文学不是乡土文学。捕捉都市的寓言诗人的眼光，倒不如说是被异化了的“已成为他乡人的”人

14. 本雅明《拱廊论II》，今村仁司、三岛宪一译，岩波书店，1995年，14页。[J3, 1]

15. cf. “作为了解大都市关键之一的流亡”（《中央公园》，383页）。

的眼光。那是漫步者的眼光。跟后来的大都市居民的悲惨的生活形式相比，漫步者的生活形式尚被一种模糊的宽容的光所笼罩着。漫步者还处于到大都市的、市民阶级的门槛（过渡期、移动领域）上。他无法被任何一方完全接受。他无法安居任何一方。他在群众中寻找隐居¹⁶。

在漫步者还可能存在的十九世纪，巴黎还没有完全变成大都市。波德莱尔仍旧可以作为寓言诗人通过群众观察巴黎。作为迟到的寓言家的波德莱尔¹⁷，面对“近代结束后，近代本身什么时候能否成为古典时代”这个问题，还能够回答“是”¹⁸。也就是说，对波德莱尔而言，大都市的语言还是可能的。它跟但丁的“都市的语言”不同的是“大都市”这个形象本身被当做诗的对象。

波德莱尔的文学所具有的无比的特征，是女人和死的形象在第三个形象即巴黎的形象中互相渗透。在他的诗里，巴黎是一个沉没的都市，而且不是沉在地下，而是沉在水中的都市¹⁹。

然而，这个大都市巴黎不可以是体现近代进步的强有力的场所。它是反抗进步、哀悼过去、脆弱的大都市²⁰。

《恶之华》到今天为止所找到的不间断的反响，跟大都市因在那里初次登上诗的舞台而获得的某个侧面有深刻关联。那是最意外的一面。波德莱尔在他的诗里唤起巴黎的时候，在那里共振的东西，是这个大都市的虚弱性和脆弱性。有比《早晨的薄暮》暗示得更完美的吗²¹？

16. 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本雅明选集1》，346页。

17. cf. “寓言式的直观[事物的看法]在十七世纪具有形成样式的力量，不过到了十九世纪就不一样了。波德莱尔作为寓言诗人很孤立。他的孤立，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迟到的孤立”（《中央公园》，414-415页）。

18. 本雅明《波德莱尔的第二帝政时期的巴黎》（1938年），《瓦尔特·本雅明著作集》6，晶文社，1975年，130页。

19. 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本雅明选集1》，348页。

20. 同样的记述参看《波德莱尔的第二帝政时期的巴黎》，132-134页。“对过去的哀悼和对未来的绝望，这是他们共通的。最终从最内部把近代跟古典时代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是这种脆弱性。巴黎，不管是在哪儿，只要是在《恶之华》里出现，都带着这种脆弱性的标志。……把握住了大都市的脆弱性，这是他写巴黎的诗能长久传下来的根本原因”。

21. 《中央公园》，387-388页。

不过，如今的大都市百货店林立，点的不是瓦斯灯，而是被电灯照得灯火通明。在大都市里，波德莱尔所看到的那种脆弱性（女性、动物、还有老人）不再是寓言。在性的、动物的、衰老的都失去了脆弱性的现在的大都市里，究竟翻译和诗的语言如何可能呢？在这里，过去不会被拯救吧。因为已经没有到过去的通道。到处都有回归古典的现象。但是，无法处理过去的过去性。因为它缺乏跟古典古代在关系上的历时性感觉。也可以说缺乏对末日的感觉。它所关涉的只不过是“力量”，是在没有过去的前提下不断“永恒轮回”的现在。

上海，纽约，东京。在这三个大都市，现在流亡如何可能？或者说，如今的流亡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这也是针对大都市语言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 瓦尔特·本雅明《瓦尔特·本雅明著作集》6，川村二郎、野村修编辑解说，晶文社，1975年。
瓦尔特·本雅明《拱廊论II》，今村仁司、三岛宪一译，岩波书店，1995年。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选集1》，浅井健二郎编译，久保哲司译，筑摩学艺文库，1995年。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选集2》，浅井健二郎编译，三宅晶子、久保哲司、内山博信、西村龙一译，筑摩学艺文库，1996年。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选集2》，浅井健二郎编译，久保哲司译，筑摩学艺文库，1997年。
但丁《但丁俗语诗论》，岩仓具忠译注，东海大学出版社，1984年。
约翰·葛尔克·哈曼《北方的博士·哈曼著作选》上下，川中子义胜译，冲击社，2002年。